

雙翼著

談新滄水

萬源圖書公司

I207.4
89

水滸新談

翼著

香港 萬源圖書公司 出版

水滸新談

雙翼著

萬源圖書公司出版 香港英皇道416號638室

培基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船街三十八號

書號 113

頁數 246

開本 1/32

插畫 24

一九七九年一月31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錄

保正晁蓋·····	一
黑旋風李逵·····	一九
李逵也反宋江·····	二五
李逵之死·····	三二
李逵性格的基礎·····	三九
吳用與知識份子·····	四九
教頭林冲·····	六九
武松的性格·····	七九
武松餘話·····	一〇三
豪俠的魯智深·····	一〇七

鐵匠湯隆·····	一一九
阮氏三雄·····	一二五
「拼命」的石秀·····	一三〇
關勝其人·····	一三五
貴族柴進·····	一四〇
閒漢劉唐·····	一四八
三位女將·····	一五一
公孫勝與法術·····	一六三
及時雨宋江·····	一七一
宋江之志·····	一七八
歷史上的宋江·····	二〇七
梁山泊越打越強·····	二二〇
人盡其用·····	二二八

保正晁蓋

晁蓋是「水滸」中所描寫的農民起義首領之一。除晁蓋外，主要的還有宋江、王倫、田虎、王慶、方臘等。但是王倫這人不成氣候，很快就被解決掉了。田虎、王慶都是虛構的人物，在小說中沒有着重描寫他們作爲起義首領的活動，主要是寫他們已經稱王之後，與宋江打仗；方臘是歷史上真正有地位的農民領袖，但小說對他沒有多少描寫，只有這麼一段交代他的來歷：

「却說這江南方臘造反已久，積漸而成。不想弄到許多大事業。此人原是歙州山中樵夫，因去溪邊淨手，水中照見自己頭戴平天冠，身穿袞龍袍，以此向人說自家有天子福分。因朱勔在吳中征取花石綱，百姓大怨，人人思亂，方臘乘機造反，就清溪縣內幫源洞中，起造寶殿、內苑、宮闕……」（第一百一十回）

這就把一個農民起義領袖，寫爲迷信頭子，而且「造反」過程，也太過簡單兒戲。只造造宮殿，就成了一個皇帝了。

在這之後，只寫宋江方臘交戰，對方臘的形象，也沒有什麼刻劃。

因此，事實上，「水滸」中着重刻劃的農民起義領袖，主要只是二個，一是宋江，一是晁蓋。

這個晁蓋，有個綽號，叫做「托塔天王」。又叫做「晁保正。」爲什麼叫「保正」？那是一個稱號。

宋代，王安石建立了保甲制度，十家叫做一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個「大保」叫做一「都保」。各級的大小保，都選有保長，那都必須是有些威信，能夠服人的。都保的保長叫做都保正。

「水滸」中只稱「保正」，當即「都保正」。

晁蓋是個保正。做保正的人，在地方上必定有些地位，很難設想一個貧農能夠做保正的。

不過這個晁保正，名氣很大，他的特點，就在於「祖是本縣本鄉富戶」，而能「平生仗義疎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十四回）。

晁蓋是本鄉富戶，爲什麼會做這事呢？如：

一、「平生仗義疎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

上；若要去時，又將銀兩齎助他起身。」

二、「最愛刺槍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

三、果然也愛做些「任俠」的事：「當初這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聚在溪裏，無可奈何。忽一日，有個僧人經過，村中人備細說知此事。僧人指個去處，教用青石鑿個寶塔放於所在，鎮住溪邊。其時西溪村的鬼都趕過東溪村來。那時晁蓋得知了，大怒，從溪裏走將過去，把青石寶塔獨自奪了過來，東溪邊放下。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晁蓋獨霸在那村坊，江湖都聞他名字。」（以上均見第十四回）。

這樣的一個富戶，如果把精神全用在對付本鄉本土的人，該可以成爲大地主惡霸。但是晁蓋的志不在此。第十四回末，他與本村的吳學究商議一件大事。那是赤髮鬼劉唐跑來告訴他的。（劉唐並不認得晁正，一來就惹禍，差點被抓官裏去，晁蓋認做外甥，才把他放了出來。）這件事是：

「……他說『有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裏經過，此等不義之財，取之何碍？』他的來意正應我一夢。我昨夜夢見北斗七星直墜在我屋脊上，斗柄上有一顆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今早正要求請教授商議，此一件事若何？」

這就引出了「智取生辰綱」的事件來，隨後，爲了這件事追查下來，晁蓋等就反上梁山泊去了。

這是晁蓋的第四個特點。

從這幾個特點看來，晁蓋這個富戶，並不同於封建社會中的一般富戶。他「仗義疎財」，結交天下好漢，甚至奪取官物，必要時造反也不惜。

有這樣的農村富戶嗎？

有的。在水滸中，還不止這一家有這樣的作風。小旋風柴進，是貴族後裔。他也「門結天下客」，與晁蓋一般作風的。這現象怎樣解釋呢？

晁蓋是富戶，却帶頭起來鬧事造反。要解釋這個原因，必須從當時的情形去看。

宋江等起義，大致上是宋徽宗的年代。宋徽宗這個皇帝，坐在宮裏，可能也看些書，還畫些畫，寫寫字，他的字，還創出自己的風格，看起來很風雅。但是這種風雅，是建築在勞動人民的痛苦上面的。人民納了不知多少稅，才能夠供養起這麼一個貴族階層。這正是歷史人民羣衆不斷起義的原因。

但是，像陳勝、吳廣的起義，都是比較下層的人物，被迫得走投無路，不反不行。晁蓋這樣的人，在當時受到什麼壓力呢？

這是因爲當時的朝廷，對人民的壓榨，到了過份的地步。整個社會經濟，都處在十分不安的情況。這情況，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宋史上有一段敘述當時的社會財政經濟不妙的原因，當然，這是官方文件，是用官方觀點及口吻說的：

「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藉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宋史，「食貨志」）

頭兩句，把壞事情說成是好事情引起的，說是由於天下太平久了，人口多了，想不到這倒成了馬爾薩斯（人口論創始者）的老祖宗。但下面就不得不寫出了真正的原因：政府大量增加軍費（「兵藉益廣」），這一面是爲了對抗遼、夏等的侵擾，一方面是爲了鎮壓人民；政府的官僚機構又大大增加了，支出自然很大（「吏員益衆」、「縣官之費，數倍於昔」）。這就是主要的原因。至於把老百姓也拉上一筆，說「百姓亦稍縱侈」，只能從旁證明上層社會極度奢侈浪費而已，把「百姓」拉來作陪，打五十大板。此「官方語言」也。

財政上的困難，統治者沒有什麼辦法，一味往下面老百姓去拿，（除此之外，還向誰拿？）所以壓榨一天天厲害。這個矛盾發展到極嚴重的時候，四川已有王波、李順等起義，貝州有王則的起義。盡管都被鎮壓下去了，但是嚴重的矛盾仍然存在，必須解決，因此主張變法革新的王安石，在滿朝大地主大官僚的反對聲中，被任命爲宰相，那是公元一〇六九年

的事。

王安石魄力很大，他頂住了多方面的壓力，才能夠實行變法。他的變法內容，一方面是想發展農業，以增強國家財力兵力，一方面不能不對大官僚、大地主等的利益給予一些限制。但他的變法，終於在保守勢力的不斷反攻之下，沒有得到成功。反過來，因為在他做宰相時，政府財政上有所改善，以後宋徽宗就更有條件荒淫奢侈了，那些反動復舊的勢力，捲土重來的時候，也就更加對下層壓榨得厲害。

歷史上，那些對老百姓壓榨得最兇狠的王朝，往往對外又是最軟骨的。宋皇朝那時每年要納給遼、夏極巨大的款物。這些負擔，又往下面壓。

這樣，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局面：

上層的統治者，大官僚，大豪門，越來越富有。政府多括一些，他們也多附帶刮一些；下層的勞動者，越來越窮，像劉唐，李逵那樣赤貧得一無所有的人，到處都是，都想反抗。中間的一層，如普通富戶，處境怎樣呢？

他們的利益也受到損害。上層統治者那樣窮兇極惡的搜括，把老百姓弄得那麼窮，他們還能夠從佃戶身上得到多少油水呢？何況有好些賦稅、貢物（如花石綱），不免直接降到他們頭上。所以，當時這些富戶，（通常都是中小莊園主），都不滿意那個統治。他們要擴大

自己的勢力，便以他們已有的條件，「仗義疎財」，做「及時雨」，「門招天下客」，……這情形，看來在當時已是成爲風氣的了。反映在「水滸」中，這樣的人物頗不少。

小說以外，沒有法子從其他文字上的記載，看到晁蓋、宋江、柴進等的情况。但是與宋江同時起義的方臘，則在方勺的「青溪寇軌」，有很明確的記載，是有力的佐證（方臘本是「家有漆林之饒」的富戶）：

「時蘇杭置造作局，歲下州縣徵漆千萬斤，官吏科率無藝。臘又爲里胥縣令不許其僱募，臘數被困辱，因不勝其憤，聚衆作亂。」

「臘曰：吾家本中產。無他意，第以州縣徵斂無度，故起兵，願得賊臣而甘心耳。」這裏直接道出，「家本中產」的人，也在政府的橫征暴斂中，利益受到損害，受辱。沒有別的路走，與貧農一道起義！晁蓋的處境，看來也是這一類。

依照上面所介紹的情况，可以肯定，在統治者與農民的矛盾發展到十分尖銳的時候，部份中產階層的利益也受到了損害。這情況應當是普遍性的。

既然如此，在普遍對現狀不滿的中產者中，一定就普遍產生不滿的情緒。其中自然有些是忍下來的，也一定有些產生反抗的情緒。這些情緒，集中在個別人身上，如方臘、宋江、晁蓋等都是。

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痛恨當權者。方臘說：「無他意。……願得賊臣而甘心耳」。晁蓋的思想，看來大致也是屬於這一範疇。他廣交天下好漢，敢於造反。但第一個行動，是取「生辰綱」，認為那是「賊臣」們之物，不義之財，取之於心無愧的。

在取生辰綱這件事情上，晁蓋救劉唐，在晁蓋這個人的特點上來說是很有代表意義的事件。

晁蓋與宋江都講「義」。在前七十回中，這個「義」字的具體意義，是一種平等的兄弟關係。爲了共同目標，大家都不惜拋棄自己的身家財產，對弟兄們照顧，相救。晁蓋救劉唐，也是這樣的「義氣」。但是有一點不可不提，他救劉唐時，其實並不知道這個漢子是什麼人，却就不顧慮自己要擔當風險，救他！

劉唐被捕時，沒有犯什麼罪。他是外地人，來到這東溪村，去找晁蓋建議劫「生辰綱」這場富貴。但這一切還沒有做出來、說出來，就被捕了。當時天熱，他累了，把衣服脫下來做枕頭，赤條條地睡在一間廟裏，遇上朱仝、雷橫奉命四處巡查，雷橫見這個漢子不是本地人，就先把他當做「嫌疑犯」，二十個士兵一下子上前，把劉唐縛住，要解回縣裏去。這件事幹得沒道理。也可見當時人民到處作反，官府拚命用鎮壓的方法對付。見「可疑」的人就抓。

抓了這個「賊」，他們又到附近晁保正那裏去，「討些點心喫」。那時候的官兵，就是這樣到處擾民。

晁蓋弄了些酒食，招待雷橫帶領的這些士兵。心裏却對那個被捕的「賊」，關心起來。偷偷走去看。一看，劉唐不但被綁住，還高高的吊起。「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扎起兩條黑魓魓毛腿，赤着一雙腳。」全然是個下層百姓模樣。

雷橫那時候是做個「步兵都頭」，站在官府一邊的。因此，在他眼中，像劉唐這副模樣的漢子，就是該抓的「賊」。但是在晁蓋眼中，這樣的人，却正是可以結交的兄弟。

於是，晁蓋就問他來村裏做什麼。劉唐說是來找一個好漢晁保正。晁蓋那時根本也沒有時間多問，立即就道：「只我便是晁保正，却要我救你，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只說四五歲離了這裏，今番來尋阿舅，因此不認得。」

彼此有了個簡單的默契，晁蓋立即又回頭去招呼雷橫等人。等會子，那些士兵吃飽了，天也亮了，起解「犯人」回去縣中。晁蓋送到村口。

見到劉唐被解出來，晁蓋先說：

「好條大漢。」

劉唐就大聲叫：「阿舅，救我則個！」

晁蓋假意看他一看，喝問：「兀的這廝不是王小三麼？」

做了一場戲，晁蓋編個故事，說：「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這廝如何在廟裏歇？乃是家姐的孩兒，從小在這裏過活，四五歲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十數年，這廝十四五歲又來走了一遭，跟個本京客人來這裏販賣，向後再不會見面。多聽得人說這廝不成器，為何却在這裏？小可本也認他不得，爲他鬢邊有一搭硃砂記，因此影影認得。」

說了一番話，還假意罵「王小三」爲何做賊，拿了士兵的棍棒就打。雷橫反而過去勸解了，說「令甥本不會做賊。……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馬上解了縛，把「王小三」放了。

晁正又取出些銀子，謝雷橫等的人情。

這之後，晁蓋才有機會與劉唐坐下相叙，了解他是什麼樣的出身，來此做什麼。

敘述到這裏，且讓我們暫停一停，考慮一兩個問題：晁蓋爲什麼見這樣一條大漢，就決意救他？爲什麼他這樣善於設計救人，做得似模似樣，過後又很通情達理地送銀子給雷橫，做得十分周到，在這方面很有一套經驗；又爲什麼，劉唐這樣一個與晁蓋不相識的人，却敢來投奔他，準備提議劫生辰綱，對他如此信任？

這些問題，只從個人的角度去談，是談不通的。

只能從社會角度去看。就是說，那時候，由於封建朝廷的征斂過甚，不但下層受害，中下層也不能好好生活下去，都想起來造反。社會上有了一股造反作亂的氣氛，中下層兩者有了互相接近的要求。對於晁蓋這樣的人物，需要找的是劉唐那樣的「好條大漢」；對於劉唐這樣的好漢，則很需要找像晁蓋這樣的人合作，因為他們有較好的社會關係，有些錢財。如全由劉唐這樣的流浪漢合夥起事，要劫生辰綱，在動手之前，大夥就連行動都不方便，（劉唐不是平白無故就被抓嗎？）更不易好好地策劃一切了。雙方有這樣的客觀要求，就易合作了。一見面，未曾算是相識，就已表演了一場仗義救人的行爲。

雷橫走後，劉唐與晁蓋相叙，劉唐自己介紹：「小人自幼飄蕩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是一個沒有根的流浪漢。有錢的人，當然不會做流浪漢，貧僱農中，如果太過安份守己的，也不會去四處闖，甘願在地主的土地上苦捱下去，（如李逵的哥哥）。可以說，劉唐與李逵有同樣的特點，就是赤貧，而且「不守本分」，敢於打破現狀。

劉唐向晁蓋提出了搶劫「生辰綱」（就是生日的禮物。這次要搶的是北京大名府梁中書送給丈人蔡太師的。這份禮物，竟然搜羅了十萬貫價值的金珠寶貝玩器），表示對武藝有自信，「倘蒙哥哥不棄時，情願相助一臂」。晁蓋聽了，表示可以計議。他們是談上了。

就因這件事，晁蓋找了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加上公孫勝，再找個白勝，一

起計劃劫取生辰綱的事，隨後就是「水滸」中出名的「智取生辰綱」那一回書了。

阮小二，小五，小七都是受壓迫的漁人，白勝是個赤貧閒漢，他們做這種「作反」的事，都不足異。公孫勝是個道人，吳用是個讀書人，也想造反了，可見當時社會上動盪之極，大家想反。要反，得有頭子，晁蓋倒表現出他是有條件做領袖的。

在「智取生辰綱」中，晁蓋表現出他能夠做首領的第一個特點：能夠真正與下層勞動者講義氣，團結在一起。第二個特點是：對於造反，顧慮不大。

他本是個有點家財的人，要根本造反，依常情，該是不容易下決斷的。但是當「生辰綱」事發，官府要來捕他，宋江事先火急報訊，晁蓋馬上決定捨棄家財，先走石碣村，再上梁山泊。

上梁山泊這條路子，倒是吳用提出的。他平日早已計劃好一切。萬一出事，就上梁山。他是「智多星」，——其實不只是「智」，是早有調查、研究，早有計劃罷了。

上梁山泊之前，晁蓋等與追捕的官兵打了一仗，得到全勝，然後上水泊去。那時水泊上已有人佔着，爲首的是個心無大志的王倫。他見許多人來入夥，並不高興，生怕自己保不住地位。這一點，吳用從旁看得很清楚，晚上告訴晁蓋道：

「……早間席上（王倫）與兄長說話倒有交情；次後因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捕盜巡